

邊海全疆繪成卷

馮明珠

院藏《各省沿海口隘全圖》考介

二 八年馬英九總統伉儷的新年賀卡上刊載了一幅臺灣西岸圖，賀卡上說明：「臺灣古輿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本圖上東下西，左北右南，圖繪臺灣沿海口隘。」賀卡寄出，引來了媒體討論：圖出自故宮，記者們也紛紛前來採訪，一張沉寂了一個半世紀的邊海全疆古輿圖，掀起了波瀾。

從《各省沿海口隘全圖》說起

賀卡上印的〈臺灣古輿圖〉，其實是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著錄名稱爲《各省沿海口隘全圖》末端的一小段，該圖全長七百七十三公分，高三十一公分，絹本彩繪。圖卷繪清代疆海，從右至左一字排列有〈沿海全圖〉、〈瓊州圖〉、〈澎湖圖〉、〈臺

灣圖〉、〈臺灣後山圖〉等五幅輿圖及圖說，卷尾楷書端署「臣陳枚恭進」五字。呈圖者陳枚，字簡甫，號琴山，山東昌樂人，道光庚子（一八四〇）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一年（一八四一）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協修，文淵閣校理，歷鄉會試同考官，於二十八年（一八四八）補授浙

江道監察御史。（陳枚，國史無傳，履歷見《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與《清朝御史題名錄》）筆者推測該圖卷應是陳枚任職翰林院時進呈的作品，當時鴉片戰爭爆發，海疆傳警，陳枚以任職之便，得以參考內府典藏，製成圖卷。該圖在清末流入民間，於民國十五至二十一年間被北平圖書館購藏，並由該館輿圖部



圖一 陳枚 《各省沿海口隘全圖》之〈沿海全圖〉局部 縱31公分 橫77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陳倫炯 《海國聞見錄》之〈沿海總圖〉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八 《海防圖》之〈沿海全圖〉局部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圖十三 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澎湖圖〉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陳倫炯《海國聞見錄》之〈沿海總圖〉中金門、臺灣、澎湖位置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陳枚《各省沿海口隘全圖》之〈沿海全圖〉局部 閩省與臺灣隔洋對照



圖十九 《海防圖》之〈澎湖圖〉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圖四 雍正朝《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澎湖圖〉



圖三 陳枚《各省沿海口隘全圖》〈澎湖圖〉

主任王庸命名為《各省沿海口隘全圖》，本院沿用至今。（盧雪燕提供資料）圖卷中五幅輿圖的方位各自不同，最主要的〈沿海全圖〉（圖一）是上北、下南、右東北、左西南。

《沿海全圖》起自東北盛京（遼寧省，沿海南下至西南交趾（越南）止，繪圖者的視角自海洋向陸地看，故陸地在上，海洋在下；在閩省對岸，出現一段狹長陸地，北起「雞籠山」，圖載：「此臺灣東北路雞籠山，與福州洋面遠為對照」；中間出現「臺灣府」，並載：「卷之末另有前後山形勢圖」。（圖二）果然，展卷至末端，〈瓊州圖〉（海南島）過後，出現三幅臺灣輿圖，首先出現的是〈澎湖圖〉，一片汪洋中錯落著大小五十多個島嶼，圖說曰：

廈門自大嶽放洋過紅水黑水溝，望見澎之西嶼頭、貓嶼、花嶼，均可收泊，洋程七更，如內海則八罩嶼、媽宮前北港。遇北風，亦可泊舟，若南風不但有山嶼，皆可寄碇，倘風平浪靜，即黑白洋均可暫寄以俟

〈澎湖圖〉的繪製方位與現代地圖同，上北、下南、右東、左西，每座島嶼旁以文字載明與澎湖的方位與里程，如：吉貝嶼「澎北六十二里」、姑婆嶼「澎北五十五里」、東吉嶼「澎東八十里」、花嶼「澎西六十里」等。（圖三）再者本幅〈澎湖圖〉與

潮流。向南之大嶼、花嶼、貓嶼，北風不可寄泊，其澎之水師以媽宮前為內海，北面大山，南面八罩嶼，東之陰陽東吉，西之外塹大角池等，均屬外海洋汛，遇南風宜巡緝。花嶼狗大嶼諸島，恐有匪船停寄，形勢則內港可容千艘，外港不容方舟，四圍島嶼有五十餘，大者三十六島，離澎總不逾百里水程，週遭三百餘里，洋大而山低，水急而流迴，北之吉貝沉礁一線，直生東北，一目未了，內皆暗礁礫石布滿，僅存一逕蜿蜒，非熟習深諳者不能掉進；如東去臺灣，由東吉祥，四更至鹿耳門。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雍正朝《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之〈澎湖圖〉（圖四）大致相同，唯本幅多了圖說。

〈澎湖圖〉後出現兩幅大致以中央山脈（崇文大山，約為屏東或台東一帶山脈；大武壠山，南投縣中央山脈山嶺；玉山）為斷，分東西兩岸繪製成的〈臺灣圖〉與〈臺灣後山圖〉，前圖是西岸，上東、下西、右南、左北；（圖五）後圖是東岸，上西、下東、右北、左南。（圖六）同一幅圖卷中的圖組，方位並不一致，說明中國傳統輿圖的繪製方位沒有準則，完全依製圖者的視角決定。

《海國聞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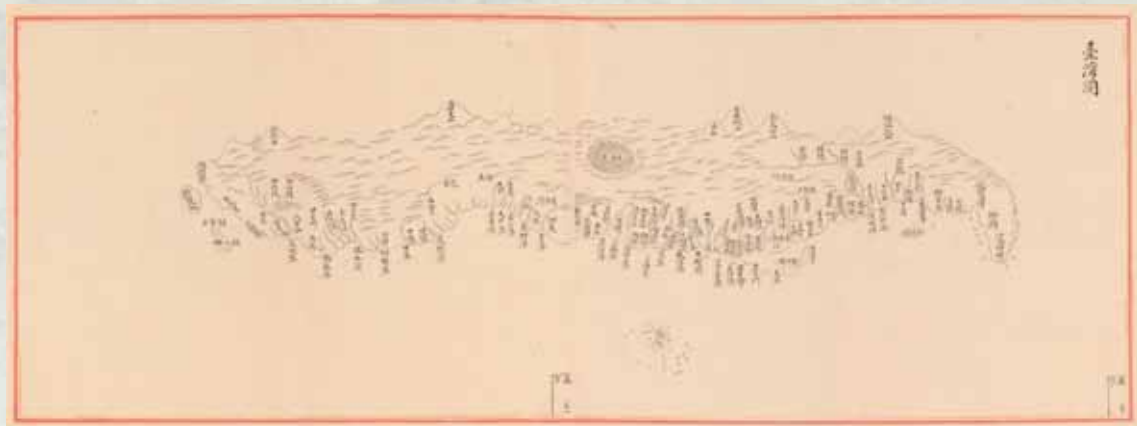
這類將臺灣納入〈沿海全圖〉，並將臺灣分東、西兩半繪製輿圖的手法，最晚出現在雍正八年（一七三〇）陳倫炯撰《海國聞見錄》（圖七）中。陳倫炯，福建同安人，父親陳昂，原是位以販洋為業的商人，遊歷諸國，熟悉外洋情形；後任職水師，隸靖海侯施琅麾下。陳倫炯出身於這樣的家庭，曾隨父至日本，習水師，

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由蔭生、侍衛，歷臺灣南路參將、臺灣協副將、澎湖協副將、臺灣水師協副將，於雍正四年（一七二六）擢至臺灣鎮總兵；後又歷江南蘇松水師鎮總兵、狼山鎮總兵，於乾隆七年（一七四二）達宦途生涯最高峰，擢浙江提督，兩年後入覲，賞帶花翎；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稱：陳倫炯是水師鎮將中難得「稔悉洋面，熟諳島夷番眾者」。（詳清國史館《陳倫炯本傳》，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陳倫炯的家世、出身以及任職水師長達近三十年的仕途，非但讓他熟悉海防，也讓他留心海疆形勢，留下了對清代海防極為重要的《海國聞見錄》，採入《四庫全書》。

《海國聞見錄》（圖七）分上下兩卷，上卷〈天下沿海形勢錄〉，下卷圖繪，刊載了〈四海總圖〉、〈沿海全圖〉、〈臺灣圖〉、〈臺灣後山圖〉、〈澎湖圖〉與〈瓊州圖〉等六幅地圖。〈四海總圖〉，是以圓形鉤勒出世界地圖（圖八）；〈沿海全圖〉（圖九），繪邊海全疆，沿岸縣鎮村落、山川形



圖五 陳枚 《各省沿海口隘全圖》之〈臺灣圖〉，臺灣西部，上東、下西、右南、左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陳倫炯 《海國聞見錄》之〈臺灣圖〉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 《海防圖》之〈臺灣圖〉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附表：

鄭若曾《鄭開陽雜著》11卷		胡宗憲《籌海圖編》13卷		備註
卷		一	輿地全圖	增
一	萬里海防圖論上	廣東沿海山沙圖11幅	廣東沿海山沙圖11幅	全同，海上陸下
		福建圖9幅	福建沿海山沙圖9幅	全同，海上陸下
		浙江圖21幅	浙江沿海山沙圖21幅	全同，海上陸下
二	萬里海防圖論下	直隸圖8幅	直隸沿海山沙圖8幅	全同，海上陸下
		山東圖18幅	山東沿海山沙圖18幅	全同，海上陸下
		遼東圖5幅	遼陽沿海山沙圖5幅	全同，海上陸下
		日本國圖2幅	日本國圖2幅	全同，海上陸下
		日本入寇圖	日本島夷入寇之圖	稍有不同，後者增加了航道
三	江防圖說	三	廣東沿海總圖、廉州府境圖、雷州府境圖、高州府境圖、廣州府境圖、惠州府境圖、潮州府境圖	與山沙圖繪製方位相反，陸上海下
四	日本圖纂	四	福建沿海總圖、漳州府境圖、泉州府境圖、興化府境圖、福州府境圖、福寧州境圖	
五	朝鮮圖說	五	浙江沿海總圖、溫州府境圖、台州府境圖、寧波府境圖、紹興府境圖、杭州府境圖、嘉興府境圖	
六	安南圖說	六	南直隸總圖、松山府境圖、蘇州府境圖、常州府境圖、鎮江府境圖、揚州府境圖、淮安府境圖	
七	琉球圖說	七	山東總圖、登州府境圖、萊州府境圖、遼陽總圖	
八	海防一覽 (即萬里海防圖 之原圖)	八	嘉靖以來倭奴入寇總編年表	
九	海運圖說	九	大捷考	
十	黃河圖議	十	遇難徇節考	出現澎湖嶼
		十一	經略一	
		十二	經略二	
		十三	經略三： 兵船圖說18幅、兵器圖說35幅	

勢、橋樑營訊、河岸港口以及海域形勢，沙州淺灘，島嶼星羅棋布，並載明航道；是圖起自盛京，沿天津、登州（渤海）南下，經劉公島、靖海衛、青島、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澳門、瓊州（海南島），轉西南止於交趾（安南）；陸地在上，洋面在下。在泉州府同安縣洋面出現了金門島，也點出了澎湖群島與臺灣的位置（圖十）；在廣州雷州府徐聞縣外，畫出了瓊州，為卷末出現〈臺灣圖〉、〈臺灣後山圖〉、〈澎湖圖〉與〈瓊州圖〉等四圖預留了伏筆。

《海國聞見錄》所見〈臺灣圖〉

（圖十一）與〈臺灣後山圖〉（圖十二），大致也以中央山脈（大武壠山、玉山）為斷，分東西兩半，繪製成兩幅臺灣圖，西半部〈臺灣圖〉在前，從南至北（右至左）繪傀儡大山、南馬仙山、大武壠山、玉山、崇艾山、山朝山，表達臺灣西岸輿地情勢，圖中臺灣府未建城，嘉義仍稱為諸羅，均與陳倫炯撰《海國聞見錄》的時間相呼應。〈臺灣後山圖〉的方位與〈臺灣圖〉

正好相反，上西、下東、右北、左南。陳倫炯曾任澎湖協副將、臺灣鎮總兵，因此〈澎湖圖〉（圖十三）繪製得十分準確，充分顯示出澎湖群島的地理特色，例如星羅棋佈的群島、參差曲折的海岸線、四周多險礁和沙州。筆者將之與院藏的雍正朝《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圖四）之〈澎湖群島〉相比較，製圖的風格、內容的繁簡、島嶼的分佈、輿圖的方位，均大致相同；所不同者：陳倫炯的〈澎湖圖〉在澎湖島的北面「中墩嶼」與「吉貝嶼」間繪出了險礁、積沙。

傳抄與摹本

如前文所言：《各省沿海口隘全圖》、雍正朝《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與《海國聞見錄》中的〈澎湖圖〉（圖三、四、十三），構圖與內容大致相同，其中圖四最簡，圖十三加繪了險礁與積沙，圖三則以圖說敘明澎湖北面險峻以及各島嶼與澎湖本島的對應方位與距離，證明了三圖間的關係。筆者推測：陳倫炯《海國聞見錄》中之〈澎湖圖〉可能參見了《臺灣圖

附澎湖群島圖》（根據盧雪燕研究，此圖繪製時間當在雍正元年至五年間，極可能是元年）或與此圖相關的輿圖；陳枚《各省沿海口隘全圖》則必然以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書中附圖為摹本。根據林天人的比對，《各省沿海口隘全圖》附帶的圖說，輯錄自《海國聞見錄》上卷〈天下沿海形勢錄〉（筆畫千里，院藏古輿圖特展頁四七，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更清楚地說明了兩者的傳承關係。

然則，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又何所本呢？筆者認為應可上溯到明代的海防圖。明代因倭寇橫行，督師剿寇，成為明廷國防重要任務之一，海防圖因而應時出現。盧雪燕研究指出：明代海防圖中最完整，對後世影響最深的是鄭若曾（一五〇三—一五七〇）的《萬里海防圖》。（筆畫千里，院藏古輿圖特展頁四七）根據紀昀《四庫全書提要》記載：鄭若曾，字伯魯，號開陽，崑山人，嘉靖初年貢生，著有《籌海圖編》、《江南經略》及《四陲圖論》等，原是各自為書，康熙中葉，鄭氏五世孫鄭起泓及子定遠刪汰

文物脈絡

邊海全圖繪成卷一院藏《各省沿海口隘全圖》考介



圖七 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鄭若曾《鄭開陽雜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胡宗憲《籌海圖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重編，合為一帙，書名《鄭開陽雜著》（圖十四），其中《萬里海防圖》二卷、《江防圖考》一卷、《日本圖纂》一卷、《朝鮮圖說》一卷、《安南圖說》一卷、《琉球圖說》一卷、《海防一覽圖》一卷、《海運全圖》一卷、《黃河圖議》一卷、《蘇松浮糧議》一卷，共十一卷；《海防一覽圖》即《萬里海防圖》初稿。（詳《四庫全書·鄭開陽雜著》提要）根據盧雪燕的研究：《萬里海防圖》有詳、簡兩種版本，詳者圖七十二幅，簡者十二幅；筆者

查考《鄭開陽雜著》，卷一、二所載《萬里海防圖》正是七十二幅；卷八《海防一覽圖》共十二幅。鄭若曾任兵部尚書胡宗憲（一五二一—一五六五）幕賓，不但佐胡氏禦倭寇有功，原著《籌海圖編》（即《鄭開陽雜著》之《萬里海防圖》或《海防一覽圖》）亦被收入錄在胡氏編纂的《籌海圖編》中。紀曉嵐在《鄭開陽雜著》提要中特別強調鄭氏著作的原創性，云：

此十書者，江防、海防形勢皆所目擊；日本諸考，皆訪考究，得其實據，非剽掇史傳以成書，與書生紙上之談，固有殊焉。鄭氏的《籌海圖編》既已被輯錄在胡氏的《籌海圖編》（圖十五）中，後代子孫為先人整理出版遺著時便將書名更為《萬里海防圖》及《海防一覽圖》。筆者依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將鄭氏、胡氏兩部著作作一比較。依據附表，胡宗憲的《籌海圖編》，並非全然抄錄自鄭若曾《籌海圖編》，胡氏是沿用了鄭氏的書名，並將之擴編為十三卷，除增加了《經略》、《嘉



圖六 陳枚《各省沿海口隘全圖》之〈臺灣後山圖〉，臺灣東部，上西、下東、右北、左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陳倫炯《海國聞見錄》之〈臺灣後山圖〉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一 《海防圖》之〈臺灣後山圖〉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靖以來倭奴入寇總編年表》、《大捷考》、《遇難殉節考》外，圖繪的範圍也遠超鄭氏《籌海圖編》，其廣東、福建、浙江、直隸、山東各省《沿海圖》與各省《沿海山沙圖》的繪圖方位正好相反，前者是「陸地在上，海洋在下」，後者是「海上陸下」；都是繪邊海形勢，然方位不同，輿圖顯示的重點自然有所不同；除此之外胡氏《籌海圖編》增加的十八幅《兵船圖說》與三十五幅《兵器圖說》，留

下了豐富的海軍史料；再者，胡氏著作「圖」、「說」並重，讓讀者更易於理解明代的海防。筆者以為：紀曉嵐編《四庫全書》，將胡氏著作編在鄭氏之前，除了因為胡氏著作正式出版在前，胡氏為鄭氏上司，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胡氏《籌海圖編》更全面地反映了明代海防。

總的來說，鄭氏的《萬里海防圖》與胡氏的《籌海圖編》對後來出現的邊海全疆圖有深遠的影響，特別是胡氏的《籌海圖編》卷首的《輿地全圖》以及兩書均有十一幅《廣東沿海山沙圖》、九幅《福建沿海山沙圖》、二十一幅《浙江東沿海山沙圖》、八幅《直隸沿海山沙圖》、十八幅《山東沿海山沙圖》、五幅《遼東沿海山沙圖》，載示範圍：

沿海從南而北，自廣東至遼，紆綦八千五百餘程，徑直七千二百餘里，自安南至朝鮮一萬二千餘里。

自日本、新羅、朝鮮、遼陽、登萊，沿海而下，經江蘇、福建、廣東、安南、止於占城，海疆形勢，一目了然。本院所藏馮時《生卒事蹟不詳》跋序著錄為《海圖》的一幅明末海疆圖，即是以胡氏《輿地全圖》及《各省沿海山沙圖》為摹本傳抄的，且讀馮時《圖跋》啟首句：

海自廣東至遼陽，起瓊州抵鴨綠，紆綦八千五百餘里，徑直七千二百餘里，瓊雖孤懸海外，僻處西南，然占城、滿刺、暹羅諸國環其外，瓊實為廣之屏障。



圖十六 2008年4月筆者與故宮同仁王福壽、盧雪燕在香港銅鑼灣地圖收藏家譚兆璋先生辦公室展開《七省沿海全圖》情形。

與《籌海圖編》不但圖繪內容大致相同，圖說詞句也雷同，更證實了該圖傳抄臨摹的母本。根據盧雪燕研究馮時《海圖》，製圖時間應在嘉靖四十四年。

邊海全疆圖卷

類似院藏陳枚《各省沿海口隘全圖》的歷史輿圖非常多，特別是道光以後，西方勢力席捲東來，各種命名繪製成卷的邊海全疆圖相繼出現。就筆者眼見讀到的圖卷多達九卷，開列如下：

《沿海全圖》，南京博物院藏，彩繪紙本，成圖於雍正元年至八年間。
《七省沿海圖》，董誥繪，瀋陽故宮藏，彩繪紙本，成圖於乾隆五十二至六十年間。
《七省沿海圖》，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彩繪紙本，成圖於乾隆五十二年至嘉慶元年間。
《盛朝七省沿海圖》，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彩繪紙本，成圖於嘉慶二年。
《各省沿海口隘全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彩繪絹本，成圖於道光年間。

《海防圖》，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彩繪紙本，成圖於同光年間。
《七省沿海全洋圖》，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彩繪紙本，成圖於同光年間。
《沿海疆域圖》，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彩繪絹本，成圖於光緒九年。
《七省沿海圖》，香港地圖收藏家譚兆璋藏，彩繪紙本。（圖十六）

著錄的圖名雖稍異，然內容則大致相同，筆者估計類似的輿圖一定仍有不少典藏在不同的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及收藏家手中。再者，類似的《沿海全圖》也出現在刊印的書籍中，除陳倫炯《海國聞見錄》外，魏源《海國圖志》（道光朝）載有《環海全圖》與《沿海全圖》；王之春《國朝柔遠記》或稱《國朝通商始末記》（同一部書，光緒六年）載有《環海全圖》、《沿海輿圖》、《臺灣圖》、《臺灣後山圖》、《澎湖圖》、《瓊州圖》等六組輿圖。

誠如前文分析，這類邊海全疆《沿海全圖》的母本源於陳倫炯《海

國聞見錄》，特別是《海國聞見錄》出版及編入《四庫全書》後，影響更深。根據王秋華《清代乾隆時期〈七省沿海圖〉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十八卷三期，二〇〇八年九月）一文考述：瀋陽故宮藏《七省沿海圖》末尾有「奉敕呈進臣董誥恭繪圖並書」字樣，圖成於乾隆五十二至六十年間。董誥，乾隆中晚期重要詞臣，精書畫，官拜大學士、軍機大臣，主掌軍國大政，林爽文事件後奉敕製圖，既可參考內府輿圖房典藏的明代海疆圖，又有當時的奏章可資徵引，遂以四庫本《海國聞見錄》為摹本，繪製成縱二八公分、橫八九〇公分圖說並茂的《七省沿海圖》，卷首撰五百字《總序》，全圖從右至左有《環海全圖》、《沿海全圖》、《瓊州圖》、《澎湖圖》、《臺灣圖》、《臺灣後山圖》等六幅組成，此後出現的邊海全疆圖，大多也以此規模呈現。院藏陳枚《各省沿海口隘全圖》雖無《總序》與《環海全圖》，然其餘五圖及圖說具備。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海防圖》



圖十七 《海防圖》之〈環海全圖〉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圖八 陳倫炯 《海國圖見錄》〈四海總圖〉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筆

者參訪哈佛燕京圖書館時，特別提閱該館所藏題名為《海防圖》（圖十七）的圖卷，根據圖說當是咸豐朝以後同光年間的海疆全圖，筆者曾將是圖與成書於光緒六年（一八八〇）王之春《國朝柔遠記》或《國朝通商始末記》中之附圖校勘，發現兩圖幾乎完全相同，僅在少數幾則圖說上，王之春增加了敘述字句，這或能證明《海防圖》的繪製時間。全圖紙本彩繪，作者不詳，繪圖風格與裝幀華麗精緻，可能出自宮廷，或受清宮影響，全圖一如前文介紹諸圖，《環海全圖》、《沿海全圖》、《瓊州圖》、《澎湖圖》、《臺灣圖》、《臺灣後山圖》等六幅（圖十七至二二）組成，卷首〈總序〉開宗明義說明海防與江防不同，明清兩代海防形勢亦有所不同：

海防非可與江河同論也，蓋護田疇、固城邑與防江河之意同，而所以治防之道則異。舊有海防通志、籌海圖邊等書，乃前朝專言備倭之略，匪特卷帙繁瑣，抑且

時勢互殊。

製圖的原因：

皇輿整肅，海宇澄清，內備塘工以捍潮患，煮瀆以益民生外，則招徠懷遠，異產珍錯，並各洋魚蝦蠃蚌苔蘚藻蟄，亦利育斯人於無既。惟是巨浸茫茫，島嶼星懸，梟獍潛蹤，帆檣浮跡，為莫乂斯民計，不得不周以巡察，而邏察權宜，又當先審諸形勢焉。各省沿海郡邑誌載職其地者，原可按圖索治，至於全局形勢，舊聞有總圖藏於天府，外省罕得覽焉。

圖卷的依據：

今茲圖考前人諸書之所載，并見聞之所及，統邊海全疆，繪成長卷，今昔情形異，宜又細加考緝參以註說，亦可收指掌之助云爾。

《海防圖》上的〈臺灣圖〉與〈臺灣後山圖〉內容與色彩較陳枚《各省沿海口隘全圖》更為精彩，應當是成圖時間較晚，可資參考的資料更多所至。

結語

三年前本院圖書文獻處因執行圖類文獻數位計劃，必須一張張展開輿圖拍攝，無意間發現《各省沿海口隘全圖》竟附有臺灣與澎湖圖，十分高興，除了使院藏的臺灣古輿圖增多，可以豐富圖書文獻處的展覽外，也引起了筆者關注這類輿圖，開始收集資料，準備撰文介紹，但被其他瑣事延宕下來，直到總統賀卡引起了媒體追逐，代表故宮發言說明後，也決心加快腳步撰寫本文。總之，明代因倭寇為害，海防觀念日強，這類顯示邊海全疆的輿圖便應時而出，道光以後便尋常了，宮中、民間均有製作，彼此傳抄摹寫的關係極密。歷史輿圖因具有實用功能，因而傳抄流傳的機會極多；清宮也常將輿圖繪製若干卷，分藏於各處。筆者從繪圖風格、精細程度與裱褙裝幀看，院藏的《各省沿海口隘全圖》與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海防圖》都應當出自宮廷，至於《蘿圖會萃》、《天下輿圖總摺》並未載錄，則是因為製圖年代較編目時間為晚之故。

作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